

# 致胡适之的一封信

吴 晗

适之先生：

有一疑难问题，数月来亘亘于胸，未能解决，盼望先生指示一个出路！

处在现今的时局中，党国领袖卖国，政府卖国，封疆大吏卖国，每日看报所能得到的是最初“镇静，镇静！”次之是“政府已有最后准备，下最大决心，请信任，信任！”现在是：“一切你们所要的都答应，只要不拆我们的台就感谢不尽，无条件的屈服，屈服！”

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，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、丧心病狂的政府，也很难找到这样麻木不仁、浑浑噩噩的国民。

学生不应离开学校去作无聊的举动！如发传单，喊打倒之类。但是应否作个别行动，为自己争人格，为国家争光荣？这行动是否有意义？学生一无可杀人的枪械，二无凭藉的势位，三无可号召的群众，空口说“救国”是否有用？（现在平、津一带连“救国”都无人提起了）假如不，看着人家大批出卖你的父母兄弟，听着若干千万同胞被屠宰的哭声，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“屈服”、“退让”，假使自己还是个人，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著的时候，这苦痛如何所能忍受？

自杀，是不负责任的卑鄙行为，但是假如自己是活人，又能比长眠人幸福多少？至少他们不致再受我们所受的苦痛。

过去四个月，无时无刻不被这种苦痛所蹂躏，最初的克制办

法，是把自己深藏在图书馆中，但是一出了馆门，就仍被袭击，后来专写文章，冀图避免此项思虑，但是仍不成功……在就睡后仍陷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深思中，结果是成为照例的失眠。最近在历史系开始工作，整理咸、同、光三朝的《京报》，把它编一目录，起初几天，倒也感觉兴趣，可是后来渐渐有对外关系和军事种种的记载出现，不由把它和现在的一一比较，结果只是使你愤怒，扼腕；假使可能的时候，情愿时光倒流，至少那几个皇帝和大臣只是无能、短见，而决不是卖国、屈服！

为着要知道现状的进展，不得不每天看报，但是看报的结果又只是使你气不得，笑不得，“不幸而为中国人”，这一天便也再不能沉下气去做一点什么事了。

这苦痛不能向有党籍的人吐露，也不能告诉根本没有主张的人，生在过去，备受先生的训诲指导，盼望此时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。

敬颂

康健！

学生吴春晗上 一月卅日

